



联合晚报丛书

乡野奇谭

林聪著

前言

六岁至十六岁那几年间，我是在福建省东南方的江阴岛上度过。这个比新加坡略小的海岛（如今因填海已成半岛），属福清县管辖。岛的形状呈长方形，有点像宝岛台湾。事实上，它和台湾也不过一水之隔。我的故乡下堡村就在岛的最南端，而对着浩瀚的海洋。虽然我们住在海边，但人们主要还是靠种田为生，“讨海”不过是副业。

海岛与大陆隔着一道水流湍急的海峡，以帆船横渡，常有覆舟的危险，如非逢年过节，需要购买一些节食用品，人们多不愿意轻易渡海赴内陆，使得孤岛自成一个世界，大家从小就懂得自给自足的重要：要吃鱼，下海捕；要柴烧，上山砍；要衣穿，自织布；要吃饭，自己种……

一年到头，除了四季的变化，岛上没有娱乐，没有书报……识字的人更少得可怜，一切消息全靠“道听途说”，管它真假，绝不会有人去查根究底。老实说，越怪诞不经的传说，越能打破海岛无聊寂寞的生活，特别是在冬天。秋收过后，农人们已无事可做，多数躲在乡间的“闲间”，靠讲闲话度过漫长的冬日。

本书收集的许多乡野传说，都是我小时跟随祖父到“闲间”闲坐时听来的，也有的是我的祖母说的，当然，一部分是我亲身的经历。我无意

与人争辩书中故事的真实性，因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奇谈怪事曾伴我成长，使我对它产生感情，我喜欢它，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它。

刚巧，当年晚报创刊时，辟有一个《乡野奇谭》的专栏，凭着一时的兴趣，我便把早年的所见所闻写了出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故园的一草一木无不清晰地重现眼前，我祖母的音容笑貌更是栩栩如生。在那闭塞的小海岛上，她老人家成为我的第一个“启豪老师”，她把无穷无尽的乡野传说灌输给我，使童稚的想像力能不受限制地自由飞翔……我无以为报，谨以此书作为对她的悼念。

林 聪

1988年3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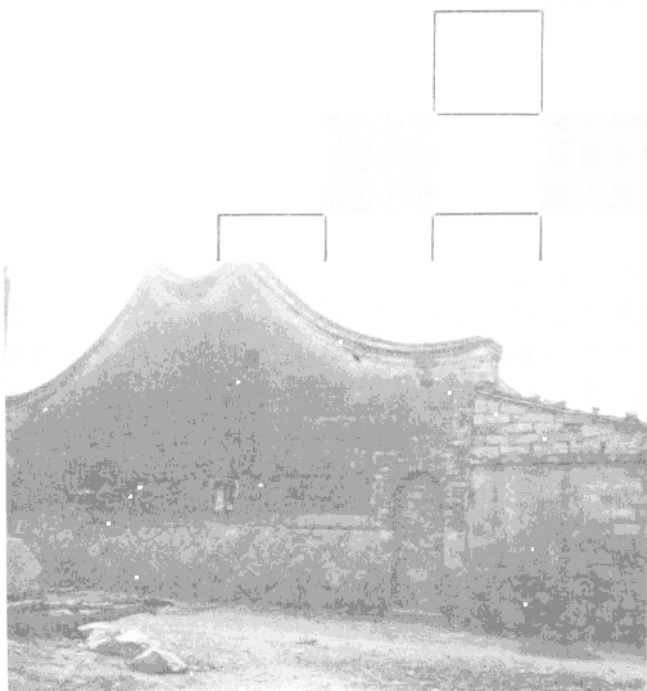
目录

1. 站在桌边的女人·····	2
2. 鬼眼观“阴妻”·····	6
3. 古屋门开了·····	8
4. 夜半来客·····	10
5. 后房“鬼讲话”·····	12
6. 牛栏有“人”·····	14
7. 隔房数钱声·····	16
8. 鬼赶蚊子·····	19
9. 怪梦·····	22
10. 木炭冤魂·····	24
11. 赤裸上身的女人·····	26
13. 老鼠山·····	28
14. “财王在此”·····	30
14. 水鬼进屋·····	32
15. 水鬼作祟·····	35
16. 古墓晒白布·····	37
17. 绣鞋勾魂·····	39
18. 脊破天灵盖·····	41
19. 鸡屎治鬼伤·····	43
20. 道士厝·····	45
21. 夜啼·····	47
22. 软蛋红虫·····	49
23. 臭虫报仇·····	51
24. 臭虫入脑·····	53
25. 九叔未婚妻·····	56

26. 白虹·····	58
27. 奇梦·····	60
28. 天葬·····	62
29. 上元夜逐白虎·····	64
30. 雷殛大蜈蚣·····	66
31. 石壁人影·····	68
32. 转世投胎·····	70
33. 扫帚神·····	72
34. 牛报仇·····	74
35. “羊咩灶”·····	76
36. 白马偷水·····	78
37. 鬼火夺命·····	80
38. 银鬼·····	83
39. 风筝惨剧·····	85
40. 蛇化草绳·····	87
41. 屋脊夜行人·····	89
42. 煎药奇谭·····	91
43. 土碗破家·····	93
44. 神秘的新娘·····	95
45. 催命黑无常·····	97
46. 古怪羊叫声·····	99
47. 油桶沉尸·····	101
48. 血池·····	103
49. 半截人·····	105
50. 水鬼搬家·····	107
51. 乌鸦示警·····	110
52. 驱鬼的手势·····	112
53. 盗墓砖者遇难记·····	114
54. 米桶鬼画·····	116

55.穿寿衣的老人·····	118
56.墙里人声·····	120
57.雾海浮金莲·····	122
58.水蛭入肚·····	126
59.石竹山飞瓦·····	129
60.求仙趣事·····	131
61.阴兵过境·····	136
62.古庙狐狸精·····	140
63.灭门惨祸·····	148
64.凶宅飞鹰·····	150
65.海边招魂·····	155
66.海蜡烛·····	157
67.石礁人独立·····	159
68.海上飞沙·····	162
69.池底世界·····	165
70.老人的梦·····	167
71.水潭黑窟窿·····	169
72.小童化虎·····	171
73.尖嘴猫·····	173
74.垅北岭·····	176
75.飞银·····	178
76.柴门无故自关·····	180
77.石狮子吃鸡·····	182
77.龙舟惨剧·····	184
79.“落阴”会夫·····	186
80.杀人海湾·····	188
81.坑里少妇·····	191
82.白老鼠·····	193
83.青蛇拦路·····	195

84. 半截蛇报仇·····	197
85. 蛇骨作怪·····	199
86. 青藤救命·····	201
87. 黑手印·····	204
88. 白衣货郎·····	206
89. 金蛇寻仇·····	208
90. 牛鼻石藏金·····	210
91. 金菩萨·····	212
92. 破墓藏蛇·····	215
93. 仙尿石·····	217
94. 烟熏狐狸精·····	219
95. 双狐惊客·····	222
96. 飘洋过海避狐仙·····	224
97. 捉迷藏奇遇记·····	226
98. 发光的蜈蚣·····	228



因为自己的老屋厨房倒塌了，我们全家只好向同乡梅金叔租房子住——这个用石块封闭的侧门，正是当年我们的住家，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便是在这里发生。

站在桌边的女人

如果现在有谁问一句：“世上有鬼吗？”我相信许多人一定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我个人却不敢这么肯定地回答，一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夜，我更没有勇气也跟着人家说“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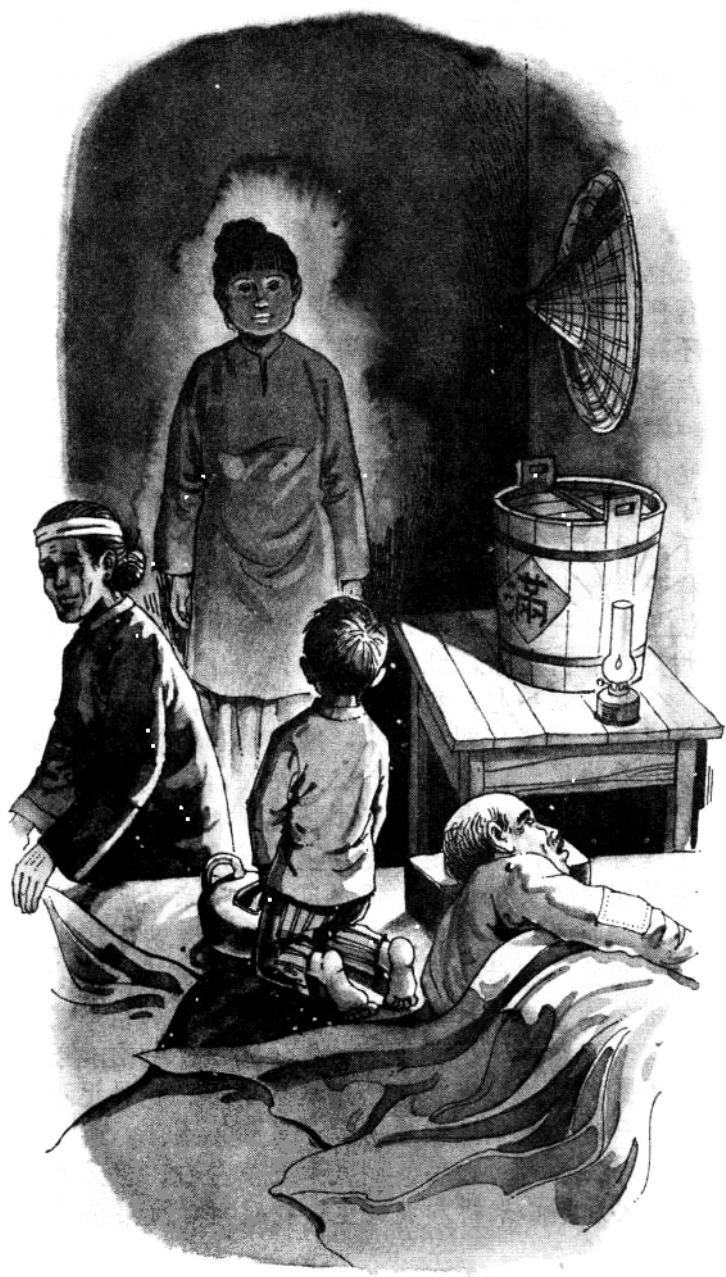
那时，我大约有八、九岁，住在福建省福清县东南部的一个海岛——江阴岛的一个小村落里。因为自己的老家厨房倒塌，煮食很不方便，只好向同乡梅金叔租了一间房子住。这座屋子分前后两院落，前座住着屋主跟他的家人们；后座有四个大房和一个大客厅，大厅后面则是关牛的牛栏。我们全家住在西边的前房，后房及东边两间房，还有楼上的房间全都空着，堆放一些什物及过冬用的柴草。屋子是很大，住的人却太少，一到晚上，后座屋子显得冷冷清清，吃过晚饭，不久就关门上床睡觉。

我们的睡房放着两张大床，父亲和弟弟睡里边的床，我跟祖父，祖母睡在靠门边的一张床。床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大米桶，差不多占去了桌面三分之一的位子。忘了是在那一年，也忘了是在四季中的那一季节，只记得有一晚尿急醒来，推醒祖母替我拿夜壶。祖母点着小油灯，下床拿起夜壶；我半跪在床上，对着夜壶小便。这时，祖母背向着油灯，油灯是放在米桶旁边，灯光照到床上来。靠近门的那一边，灯光被米桶遮住，所以是一片阴暗。我的脸正好向着那一片阴影。当时，也不知是几点钟，只记得我正对着

夜壶小便时，偶然张开惺忪的睡眼，只见在米桶旁边，离我不到四尺之遥，灯光照不到之处，清清楚楚地站着一个女人！一点不错，是一个女人，她是屋主的媳妇。奇怪呀！我马上提醒自己：屋主的媳妇当日刚跟她的丈夫打架，跑回娘家去了，怎么会在我们房里出现呢？我再向那女人看了一眼，这次看得更清楚，她虽然跟屋主媳妇很相像，但也有点不同。她的脸很圆，眼睛很大，明亮而有神；额上的刘海梳得整齐且漂亮；她的个子并不高，她在瞪着我，咀角带着笑意。她的服装有点奇特，在我们乡村里，从来没见过有女人穿这种衣衫。我心里充满疑惧。但并不很害怕，不过也不敢再看她，闭上眼睛继续小便。直到小便完了，一时好奇心起，忍不住又睁开眼偷偷瞧了一下，乖乖不得了，她还在。还是站在老地方，老样子，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我不敢再停留，赶快转身躲进床里面，在祖父身旁睡下。祖母如何熄灯，如何上床，我已一概不知。

第二天早上，我把夜来所见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祖父、祖母听了，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说我看错了，昨晚是我的父亲站在那里跟祖父谈话。我不信，记得我起床小便时，祖父尚躺在床上睡着未醒，我还是从他身上跨过来到床边，怎会是祖父跟父亲说话？何况自己的父亲岂有看错之理。而且我看到的是女人，根本不是男人。当我跟祖父、祖母争论的时候，父亲一言不发，也跟祖父一样一一露出古怪的笑容。祖父、祖母拼命向我解释，说小孩子眼花看错人，并吩咐我以后不要乱说。后来如何结束这场争辩，我已记不清，只晓得我们继续在那屋子里住下去。

再住了六、七年，到我十五岁左右，祖父逝世，父亲早已来新加坡谋生，我跟祖母及弟弟才



搬离那屋子。以后，在一次偶然闲谈中，我又旧话重提，祖母才承认说：“你那晚所见到是‘鬼’。我们怕你害怕，所以骗你说是你父亲。”祖母又说，那间房子以前死了不少人。我所看到的那个“女人”，根据我描述的样子猜测，很可能是屋主已过世的姨太太鬼魂。她是印尼人，屋主年青时去印尼做生意，娶了这位姨太太带回去，生下了一男一女后，她就死掉了。

一九五八年，我从中国南来新加坡，头一次在街上看见马来女人穿“沙笼格巴爷”，我记起了，那一晚所看到的“女人”，她身上穿的正是“沙笼格巴爷”。怪不得我觉得她的衣服很奇怪，在我们乡下，怎会见到这种服装呢！

鬼眼观“阳妻”

我们一家在梅金叔老屋住了整整七年，他住前宅，我家在后宅。他身材矮胖，头发差不多脱光，讲话声音很响，骂起人来隔几座屋子的邻居都听得到。可是，他的太太却与他相反，身材高挑，满头银发；虽是缠小脚，走路倒蛮快，声音轻柔，待人很和气。但她却有一双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据村人的传说，梅金婶是“鬼眼”，可以白日见鬼。

她的鬼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成功。早年，她的双眼和常人一般无二，还十分漂亮。可是，到她五十岁左右，恶运忽然从天而降——她的一对儿子阿秋和秋妹，在某次鼠疫盛行时，数日之内，兄弟相继死亡。这严重的打击，使本来乐天知命的梅金婶几乎发疯。她日啼夜哭，整整哭了好几个月，还是无法排遣心头的丧子之痛。

终于，她去找“神妈”——专门与阴府联络的人。由她深入“鬼世界”，把她的儿子灵魂带上来，以便母子当面细谈。一次说半点钟，每隔三五日，就要劳驾神妈落阴一次，麻烦破财还在其次，人鬼交谈只听声音，无法“见面”，还是不能抚慰慈母思子之苦。后来，她决心让自己也成为神妈，魂魄可以随意离体，到阴曹地府与儿子见面。经过三姑六婆的穿针引线，许愿求情，好不容易征得某位“神妈”的首肯，答应引渡梅金婶落阴。先念咒作法，如果有缘，灵魂会很快离体，随神妈上路；如属无缘，任你念咒百遍，还

是徒劳无功。

梅金娣刚巧是个与鬼有缘的人，她很快便离魂，毫无困难地到地府会见儿子。有了一次经验以后，不必神妈引渡，她也会“上神”，几时想和儿子的灵魂见面，随时念起咒语，让魂魄离开阳世，简直比去邻居串门还方便。

好几年过去了，开头她几乎天天落阴，后来才逐渐减少次数，直到恢复常人的身份，再也不能“上神”为止。可是，她的双眼却变了，变得可以看到鬼魂的出现。

我亲耳听到她和我祖母说过：凡乡里有男人病了，她走进病人的房间看一眼，即知他的病是否有救。她说：每个男人除了在阳世的妻子外，在阴府里，他们都还有位“阴妻”，只等他与阳世的妻子缘份尽了，“阴妻”马上来接他下去共同生活。所以，梅金娣一踏进病人的房间，如果看见有女鬼在场，那病人十九是无救的。因为“阴妻”已上来，等着和他的灵魂一同下地府。

有一次，同乡土金偶然受了风寒，躺在大厅边竹床上休息，刚巧梅金娣去向土金嫂借件农具，看见土金不舒服，大家闲谈几句即告辞走了。回到家，她神色凝重地对我祖母说：“土金这回死定了。我看见她的‘阴妻’已来了，正坐在他的枕头边……”，这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果然，不几天，土金的病情突然恶化，抢救不及，终于病死。

古屋开门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很炎热的午后，我和小玩伴米辗歇在大树下，骑坐在突出地面的树根上闲谈。从那里，可以很清楚地望见我家的侧门。米辗是邻居，年龄与我相仿，有空就在一块踢球、放风筝、游泳，掘老鼠洞……几乎天天有见面。

那日，我们在树荫下商量怎样去钓青蛙，他忽然很神秘地问我：“你怕不怕鬼？”以当时我的年纪，还不知道鬼是怎么一回事，只好说：“我不知道。”米辗神秘地向我家侧门指一指，小声说：“你现在住的那个房间，他们都说有很多鬼。”

听了他的话，我吓了一跳，忙问：“你怎么会知道？”他说是他的父亲讲的。我住的那间房间，屋主所以愿意以极便宜的价钱出租，就是因为自己不敢住。原来，在很多年前，我的故乡一带鼠疫流行，整个乡村有三分之一村民死亡。我住的那座大屋，也住着好几户人家，有许多人染上疫病；大家都知道这种病的最后是死路一条，商量的结果，决定把所有患病者，集中放在我现在住的那间房里，听天由命。这间房面积很大。可摆放几十人毫无问题。据说，后来最少有十七、八个都是死在里头。

从此，那房间就空置着，偶尔用来堆放过冬的柴草。每逢天气骤变，阴云密布，有人进房搬柴煮饭，好多次亲眼看见有条人腿，从房里中间楼井吊下来，在轻轻地晃荡。

米辗问我在房里有没有看见鬼出现，我说没

有。他劝我以后多留意，也许有机会碰到。不过他的话却使我记起前几日，家中曾发生的一件怪事：每晚吃过夜饭，祖母收拾碗碟，祖父一定把位在厨房里的侧门闩上，再用一条约十尺长，六寸多宽，厚约两寸的巨木条顶在门后。这是为了防盗，外面的人除非把门敲破，否则你休想把门弄开。一切检查妥当，我们才放心进房去，再关上房门。

有一天清早起身，祖父走在前头，我随后跟着，当房门掀开，一股强烈无比的冷风迎面扑来，祖父“啊！”的一声惊呼，只见昨晚关紧的侧门已经洞开，尺许长的门闩被拔掉，那条顶门的巨木翻倒在地。祖母闻声赶出来，检点厨房里的各物，发现并无失窃，门是从里面打开，外头没有任何敲打或强力撬开的痕迹。对于这件怪事，祖父和祖母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到米辗讲出闹鬼的事，我才联想起来。米辗听了我的叙述，他坚称一定是鬼怪的杰作，我也相信可能是真的。想起自己睡房曾死过那么多人，心里突感到发毛。

可是，小孩子是健忘的，这些怪事讲过后，马上又开始玩别的游戏。刚才恐怖的印象逐渐淡忘。等到晚上回家吃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夜半来客

当我在梅金古屋看到那个身穿印尼服装的女人之前，原来祖母已经先有一次难忘的奇遇。事情发生后，她老人家守口如瓶，没有告诉祖父，更不敢跟我和弟弟讲。直到多年后，我们搬回自己的老家后，在闲聊时，她无意中才说出那一晚恐怖的经历：

某一晚，祖母因为手指生“蛇”——大约是一种毒疮吧！晚上痛得睡不着觉。唯有坐在床上，背靠墙壁在假寐。桌上的油灯亮着，家里的人都入了梦乡。祖母说，她就这样坐着，耳听屋外风声呼呼，其间偶然夹杂着一两声怪鸟嘶鸣……突然，房门无声无息地开了，一个女人闪身而入，她头上戴满首饰，金光闪闪，衣服也很光鲜，年纪约三十左右。她一进门就跟祖母打招呼。当时，祖母还以为她是同乡某甲的媳妇，她们娘家有亲戚关系。这么晚上门，一定是来探病的了。所以，她老人家连忙开口说：“啊！这么晚了，你还有空过来？”只听得那女人答道：“是呀！今晚好不容易等他们全家都睡了，特地抽空过来看你。”听她这么一说，祖母更确信她是某甲的媳妇无疑。于是挣扎起身，正要伸手去推祖父，叫他醒来招待客人。忽见那女的一闪身，飞快地跑进蚊帐后面去，就此失去了踪影。

祖母心里起了莫名的恐惧，她忽然记起了，我们的房门早已关上，没有人在里面把门闩移开，房门怎会自动开启呢？还有，要进入卧室之前，